

# 这一年 我们的故事——



□李晓

2023年的天幕,即将在浩荡天风中缓缓褪下。在这一年的时间嘀嗒声中,光阴把我从此岸渡到彼岸。难舍之中,我再一次凝望镌刻在天幕上的字眼,它是时间这位仁慈的老人赐予我生命长卷中的词语。这些字眼,也是时间凝固成的浮雕。

## 树木滋养

我喜欢树,树像亲人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命。河流是大地的血管,树就是大地的静脉。树木,也供养着与它有缘之人的生

2023年,我去看望过离城120多公里的一棵古水杉树,它被称为“水杉王”。这棵水杉通直挺拔,高耸入云,树高35.4米,胸径2.48米,冠幅22米,树龄约600余年,是世界上树龄最长、胸径最大的水杉树,被誉为全世界水杉的“母树”。正值盛夏时节,我望着这棵古树,向它虔诚地鞠上一躬。

这一年的秋天,我在齐鲁大地云游。去曲阜城孔庙的那天下午,阳光如瀑从湛蓝天空倾泻而下,落在庞大的古树群里,似蝶翼般的枝叶于风中漫舞,恍若宽袍大袖的孔子师徒从云中翩然而落。孔庙里的树,是一个古树的大家族,在这里,没活到数百年、上千年的树,只能说是“未成年”。其中一棵桧柏树,据传是孔子亲手栽植的,它谱写了一棵树的生死传奇。在明朝张岱的《陶庵梦忆》里,有关于这棵古树的身世记载,它先后经历了神奇的五次死生,这棵古树仙翁与孔子开创的儒家思想一样,历尽劫难,绵延不绝。我在这棵流淌着先人生命基因的古树前凝眸,冥想无数流连此地的先贤大儒的身影,他们的气息也灌注在这棵古树的汁液里。敬畏与谦卑之心,在这样的古树面前再次涌动。

## 人间告别

2023年,既有人流熙熙中的相约聚会,也有揪心的告别。

草木青青的春日,82岁的岳母在另外一个城市告别人世。我第一时间得到消息时,还在故土高坡上沐浴着暖暖春阳。接到电话后,披在身上的温暖春衣,感觉一刹那降温成了单薄冰凉的冬衣。

年少轻狂的我,有一颗敏感而自卑的心。那一年,在小镇工作的我,与在县城的女友刚认识,遭到了她家亲友的强烈反对,我这个时常熬夜写作、两眼充血的文学青年,在他们眼里一点也不靠谱。递给我一把打开县城城门钥匙的人,就是这个当年刚刚五十出头的中年女人。在对我进行几次“面试”后,她这样鼓励自己的女儿:“我看这个小镇青年实在,妈支持你,今后就跟他好好过日子吧。”后来,我同她的女儿结了婚。婚后生活,有牙齿与舌头的缠绵,更多的是烟熏火燎生活

里最世俗的浸染。特别是面对我这个有时情绪如过山车的男人,面对我这个家里新房搞装修连螺丝帽、电灯泡也没经手过的男人,妻子默默操持着一个家的运转,说不上是否已过上了当初许诺过的幸福日子,只是家人闲坐时感到灯火可亲。我在异乡奔走时想念着这一窗灯火,想念着有天早晨我出门时那一声“你还没有刷牙啊”的亲昵提醒。我感谢岳母。当她的灵车回到故乡城市,我们特意安排绕城一周。魂兮归来,这是她在大地上最后的行程。

这一年我经历的人间告别,还有一个当年的高中同学,他刚满53岁,一场疾病把他从这个世界粗暴地带走了。我去病房看望他时,他枯瘦的手上布满输液的针眼,散乱浑浊的目光已无法聚焦。当我离开病房,他突然叫出了声:“还要来看看我啊!”

一颗牙齿的脱落,枕边的一丝头发,都是在告别。时光浩海里的每一分每一秒,都在悄悄举行着时光的告别葬礼。有的告别,是为了重逢;有的告别,成了人世间的永别。2023年的这些告别,让我更深刻地懂得,珍惜当下拥有,每一次离开,都要好好说上一声“再见”。

## 漫漫心流

2023年日子的流水,静水流深中,也有沉渣泛起。静水流深,是那些属于我的日子,我在光阴河流里不显山不露水地独自穿行。当然,从容之中也偶有惊慌,踏实之中也偶有虚无袭击身心。这人生一世,其实也是一场漫漫心流汇聚而成的时间之河。我这个生性笨拙的木讷之人,更多的时间,是去河流之上那座百年老桥独坐,是在一条河流中从春游到冬,躺在碧波里侧耳聆听潺潺流水声。

属于我心流流经的最幽静之处,还是阅读与写作。我在一个小地方写作,这些蝌蚪一般浮游在漫漫心流上的文字,与那些黄钟大吕的文学,我当然明白距离的遥远。在这个多数人刷着手机屏幕的年代,文学在我心里依然神圣,依然有着庄重而典雅的气质,有着神秘的磁场。写作是对时间的抵抗,是对记忆的抢救。人活着,其实也是和时间对峙,但生命终究抵抗不赢无涯的时间,只有与时间心平气和地妥协。因为我们的精神无论怎样高昂、激情、奋进,我们的身体终将会老去,灵魂终将会与肉体拉开无法愈合的永恒距离。但灵魂闪闪发亮的部分,可以通过文学的燃烧发出来。这灵魂功课中的书写,让我消化着孤独,承担着责任,溶解着欲望,洞悉着世界。

2023年的天幕之上,还有一些词语也组成我这一年的生命词典:陪伴,运动,远行,凝视,雷声,暴雨,大雾,云上,霞光……当我此后经年打开这一年的时间词典,苍茫之中,依然有着浮雕一般的深刻。

□熊代厚

我突然怀念那一辆旧车了,它跟着我走了14年,15万公里。

它是一辆普通的大众车,银白色的,1.6的排量,手自一体。车是2009年春天买的,那时汽车刚开始普及,小区里车位很多,许多都空着,现在已是一位难求。

我第一次开车回家,父亲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时门前的大路还没有修,他平时几乎看不到什么车,又怎能想到自己的儿子居然会买一辆轿车呢?

当年他已有85岁了,拄着拐杖来到车前,仔细地摸着车,眼睛里泛着光,嘴里咿咿有声。我是村里第一个买车的,他感到无比自豪。

车子安静地停在院子里,全身闪着锃亮的银光。他说要上街买一些爆竹来放一下,这么大的喜事,不能不作声。庆贺自然是一方面,我想他更想让村里人知道他的儿子买了一辆小汽车。

没车的时候,我常常是一个月回老家一次。有了车,只要没有什么特殊事情,我每个星期天都会开车回老家。回老家要开一段很长的山路,两边的青山不断地向眼前迎来又退去,那感觉真好。

星期天,我带着父亲去方山、汤山、南京城。寒暑假,我带他去镇江、扬州、泰州。我还答应过他,开车带他去苏州、杭州,但终因种种事情耽搁没能实现,留下了永久的遗憾。

有一次去古杨柳村,他听到导航在说话,觉得神奇得不得了,说这是神仙在天上指挥着你开车呢!

我带他去县城看病。他一生都没住过院,这次住院怎么都不习惯,夜里烦躁得很,嚷着要回家。天刚亮,他一定要回家,我只得开着车把他送回家,他高兴得像个孩子,说:“还是有车好呀,想什么时候走就什么时候走,这是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。”

有一次,我带父亲去安徽黟塘镇的怪坡玩,其实怪坡离家并没有多远,只有10公里的路。父亲年轻时去大山里挖草药,在那条路上不知走过多少次。我把车开到怪坡上,挂在了空挡。我先跟他解释清楚空挡是什么,他听懂之后,我松开脚刹,车子倒着向坡顶的方向滑去。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,下车,仔细看了看路,“这确实是下坡啊,我都走了一辈子了,车子怎么会往坡顶上倒呢?这要是没车子,哪里知道这个坡这么奇怪呀!”

他晚年患有帕金森病,平时会不由自主地摇头,这次,头摇得更厉害了。

有一次去江宁镇,半路上上下下起了大雨。雨越下越大,我们在大雨中继续前

进。雨刷不停地摆动,把雨水分开。父亲说:“有车子真好,不然我们连躲的地方都没有。有一年我来赶集,回来时下大雨,一路淋着雨回家,还生了一场大病。”

他越来越老了,走不动路了。我带着他去朱门的老街买菜,他的脸上露出十分满足的笑。人家问他怎么来的,他大声说:我儿子开小轿车送我来的呀!

今年春节,我仍然开着这辆车到朱门老街去买东西。那个卖卤菜的人问我:很长时间没看到你父亲了,他怎么不上街了?我告诉他,父亲去世好几年了。他噢噢了两声,补了一句:以前你总是开车带他来,每次来,他总喜欢和我说话。

父亲最后一次坐车是他去世前的那个春天。刚过完年,他说想出去看看。去哪里呢?本来是准备去黄龙岙的,快到的时候,他说要去陶吴镇,到了陶吴后,他又说到横溪,好像有一股无形的力量在引领着他。

他在我面前无数次说起过横溪,那是他的出生地。我们的祖辈从河南逃荒至江南,落脚在横溪。

在车上,父亲遥指着远处的青山,说那里叫芝麻岗,他在那里长到8岁才搬走。他的眼睛看向那里,很长时间不再说话。车外是高大的杨树,落尽了叶子,一排排地站立着,一排排地向后退去。我们开了许久,到了一片大湖,最后从璞塘回了家。

没想到,没过多久,父亲重重地跌了一跤,再也没醒过来。

他是不是事先有感知呢?生命的最后时刻,去了他出生的地方,完成了他生命的大循环。

没有父亲的日子,我继续开着这辆车。渐渐地,这辆车开始出现各种小问题,启动迟缓了很多,动力也跟不上了。几年前我就想换了,一直拖到今年3月,把它卖了。

新车比旧车漂亮很多,动力大很多,空间也大很多。我开着新车的时候,常常会想起那辆旧车,开了十多年,是有感情的,不知道它现在身处何处、是否安好。

父亲何尝不是那一辆老车呢?曾经载着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上艰难地行驶,终究有一天老了,开不动了,油也耗尽了,归入了尘埃里。

这些年我常常后悔,带父亲去的地方太少了。那么多节假日,都做了些什么呢?那么多年的时光,本可以去更多的地方,让他看更多的风景。

新车可以去更远的地方,但父亲不在了。

旧车离开我才几个月呀,我就开始怀念了,可能是车里曾留有父亲的目光和笑声,还有他温暖的气息。

旧时光随着旧车远去了

时间的浮雕